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不了什么,真正的艺术在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61 期 | 2015 年 6 月 7 日 星期日 主编:龚建星 责编:龚建星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gjx@xmwb.com.cn

有遗憾就有奔头

文/姚志康

我是 2012 年 5 月从公务员岗位退休的。退休前,我已为自己的退休生活做了规划。按事项的重要程度排序,依次为汇编一册自己的新闻作品选,书名也拟好,叫《长宁土著看长宁》;编辑一册家族影像画册;写一篇构思已久的中篇小说,素材取自故居的房客父子两代人的婚姻生活;加入一个京剧票友社;带着老伴去一些没去过的名胜地游览。我戏称这五件事为“五个一”工程,并要求自己在三年里完成。汇编新闻作品选的初衷是,我少年离家,中年返乡,且在政府机关工作,17 年来发表了上千篇反映长宁变化的新闻稿,汇编后赠给区档案馆收藏,以表对桑梓的敬意。编家族画册,是想为子孙后代留下“根”之脉络。那个中篇是有点“野心”的,想在小说创作上一试身手。

一晃三载已逝,我的“五个一”中的大半还在规划中或进行时。新闻作品选集整理了一半,家族画册照片收集刚开始,那个中篇还未开笔,票友社也无暇顾及,能算完成的一件事是携老伴游历了柬埔寨和我国的台湾、云南、西安、泰山等地。

检讨自己,无法如期完成“五个一”的原因,不是自己懈怠,而是退而不休所致。头两年原单位返聘,今年又受社区晨报聘用,负责一个街道社区报的采编。好在无须坐班,还能兼顾未竟的“五个一”。看似有点遗憾,细想也无妨。有遗憾就有弥补的念头;有弥补的念头,生活就有奔头。

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

文/潘修范

我们一代人年轻时雄心壮志不少,因为受社会原因受条件限制,也因为忙于工作,有些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“理想”一直想等到退休后去做,比如我平日爱买书,大部分图书被太太归为“束之高阁”却没怎么翻阅的,私下认为 60 岁后有的是阅读时间;又如我爱好音乐,特别钟情重唱、合唱,多年来收集了几百张原版唱片,但大都没有静下心来好好赏析,仅发表过几篇评介短文,于是,心里总想:别急,“重头戏”还在后面呢。

三年前,我从忙碌的企业管理第一线退了下来,踌躇满志地要实现自己愿望。然而,天不遂人意:先是耳鸣,整天如处树林听蝉鸣不已,继而确诊为神经性耳聋,听力急剧下降,无奈之下配了助听器。面对着我精心整理并编有详细目录的一箱箱 CD,却不能精微细致地品味,这种打击和无奈,让我一时难以接受。我抱怨过,灰心丧气过,甚至产生自暴自弃感。

不过,在家人和朋友的劝慰下,心境渐渐得以平复。我对照贝多芬在失聪后仍“扼住命运的咽喉”,勇于掌握自我命运的顽强精神,决心另起炉灶,重新根据自身条件,做感兴趣的、有意义的事。对原本醉心的重唱艺术,我再要精到评论和深入研究已几乎不可能,但“失之东隅,收之桑榆”,我就结合文学爱好的优势和年轻时曾投身国防建设的经历,走民间口述历史之路。通过近两年的努力,我们组织老厂职工回忆当年三线情景,收集史料和照片,最终编辑出版了厚厚两本《我们人民厂——江西“小三线”9333 厂实录》,成为专家所肯定的研究“小三线”建设的“全国范围第一本正式出版物”。

长风破浪会有时 壮志未酬心不甘

2015 年 5 月 24 日,本刊就“退休前许下的愿望,现在您实现了吗”这一议题发起征文活动,很多老年读者纷纷来信坦陈自己的欢乐或苦恼。“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”,愿望与现实很多时候是难以和谐统一的。今天我们刊发一组作者略感“遗憾”的征文,老年朋友也许对此会有同感,也许还会受到某些启示……但不管顺与不顺,正像有位作者所说的那样:“有遗憾就有奔头。”这,才是老年朋友应该有的积极态度。——编者



绍波图

鱼与熊掌不可兼得

文/明方

退休前我就跟老伴再三说:我们决不要像隔壁老王两口子,刚刚领好退休证,马上就“领”了全天候照料小孙子的“保姆证”;我们退休后,首先要做的是周游全国名胜古迹,然后到外国兜兜。我甚至已经在地图上标好了一、二、三、四……

退休后,我踌躇满志地开始实施计划。但计划不如变化来得快。我的小孙子出生了,儿子儿媳希望我们帮一把。先是老伴乐颠颠地为孙子忙上忙下,毫无怨言。我提醒她适可而止,该去实现我们退休前立下的宏愿了。老伴一听,眼睛一瞪:“想得出来!哪里有空?”继而把我也拉去做了帮手……

旅游是我的最爱,孙子当然也是喜欢的。怎么办呢?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啊!

得,先把孙子带大吧,就是不知道,到那时,我们两口还走不走得动?

退休之后的憾事

文/秦廷模

从小时候起我就一直很喜欢看书。记得 7 岁时我常常溜进附近的一家单位,取下走廊上陈列的杂志看起来。看到我只是一心读书,管理员阿姨也默许了;后来大了一点,就经常去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看书;再后来就去市图书馆;直到现在去离家很近的长宁区图书馆。

我迷恋图书馆的环境和氛围,还曾经写过这样的文字:“如果世界上真有天堂的话,那里就一定有图书馆。”

现在我已经退休了。退休之初我做了一个读书计划,要阅读那些没有看过的名著,还要阅读那些新出的好书。看到报刊上推荐介绍的书名,我记录了不

少。不过,现在回想起来,这个读书的计划大半没能落实。个中原因有购买不到、借阅不易等等。有的书从网上下载了读,读起来终不太方便。另外,我经常看报纸、写东西也花时间。所以延宕至此,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。

我知道读书是一种享受,读书也是提高素质维系追求的手段,现在我担心的是,将来年纪再大起来,眼睛可能更差,这个计划更难完成。

日前,为了带教孙子,我背出了《三字经》,算是完成了一个夙愿。

我以前的一位老师最近叮嘱我:“喜欢读书写作要抓紧去做,否则到了一定年龄会力不从心的。”所以,我现在感到“时不我待,机不再来”这句话,确实有它的道理。

没有阅读到那些好书心里不畅,我要抓紧读书不放松啊。

许下的愿望尚未实现

文/余国放

骥是我几十年的老同事、老朋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和骥同为老三届病休待业青年,在同一街道做义工,后又恰巧分在同一区商业公司的同一个小门市部工作。他性格比较外向,我比较内敛,正好互补。当出国潮迅猛袭来时,我们一起申请去日本语言学校;当准备出国囊中羞涩时,我们又一起偷偷做起了生意。

骥比我幸运,当年考上了大学,毕业后当上了老师,后辞职去日本语言学校边读书边打工,掘到了第一桶金。一年后他自己担保自己去加拿大留学,毕业后在蒙特利尔一家计算机公司任职,已跻身加拿大中产阶级行列。我尽管没有骥那么顺利,没考上正规大学,没去成日本留学,但凭自己的努力,改革开放后,在国内也能有所作为,在原单位也属为数不多的所谓“成功人士”。

我与骥远隔千山万水,但多年跌打滚爬结下的友情、交情,是终身难忘的。骥多次邀请我和夫人去蒙特利尔,他准备请半个月假好好陪我们四处游览。但那时我还尚未退休,我答应骥退休后一定去他那里旅游,去看望他。

去年 2 月,我从原单位第二次退休(返聘三年),心想总算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了。但没想到,我立即被一家民营上市公司聘去担任企业报执行主编。在暗暗庆幸自己自身价值有所体现时,却为加拿大之行又要推迟而遗憾。真是好事多磨。聊以自慰的是,现在科技发达了,有网络、微博、微信等等,有时也能缓解一下老友间的思念之情。